

南方的書寫實證秘方

文學迴鄉南部系列

文——張信吉 公共服務組

圖——國立臺灣文學館、文學台灣基金會

“

六月港都文學迴鄉活動留住了文學人相聚的情影，對自我、對人生，對他者、對時代，文學書寫不斷接棒，不斷演繹。

”

展覽與活動

2017文學迴鄉南部系列規劃了四種文類主題，作家在現場與觀眾分享了詩歌、小說、戲劇以及民間文學書寫創作的奧秘，難得曝光的實證體會為此系列憑添吸引力。

這些場次分別有4/21彭瑞金教授於高雄市揚帆主婦社主講「文學來自民間——台灣民間文學概述」、4/24小說家巴代於屏東大學中文系主講「你可以有個作家夢？」、5/25導演蔡銀娟於臺南市聖功女中主講「影片的32個臉孔——一段追夢的旅程」、6/11詩人鄭炯明於高雄市三餘書店主講「詩、歷史與時代的抵抗」。

首先開鑼的場所選定於高雄市揚帆主婦社，這是一個女性成員眾多且歷史悠久的社會團體，平時有讀書成長會、講座、聯誼例會的舉辦，會員一起讀書超過十年以上者比比皆是。彭瑞金教授是著名的文學評論者，講述的題目雖然偏重文學史論以及文類素材，但是與會聽者津津有味、頻頻發問，對話極為深刻。同時論及民間文學、神話故事的原型比較，以及如何自創書寫民間文學的文本。初夏時刻，電風扇吹拂的港都鹽埕區，鼻子似有淡淡的鹹海風，文學迴鄉聚合了知性熱情的氛圍。

第二場在更為南方的屏東大學舉辦，中文系系主任劉明宗蒞場引導學生，廖振富館長特地出席開場，並與學生們一起聆聽近年小說創作旺盛的巴代這場特殊的講座。

巴代是卑南族極具代表性的作家，2008年以《笛鶴：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間》榮獲台灣文學獎之圖書類長篇小說金典獎。他從軍職退休後進入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攻讀碩士，論文《以大巴六九部落的實踐經驗窺建卑南族巫術的理論》十分傑出，這也是他小說寫作的重要素材。巴代以同儕的語氣勉勵在場學子，不僅可以，更應該大膽作夢，朝著作家之路前進，配合可以實踐的步驟與方法，同學們也可以和他一樣成為作家。他列舉了在學時期貧乏的閱讀環境，困苦的生活中仍能嗜書啃讀可以接觸到的資源，逐漸有所進步。他透露成年過程一眼失明但無暇悲傷、掙扎向上的成長心境，而「巴代」是阿美族「死人」的語意。成事在人，學生們不要妄自菲薄。會後，館長和劉明宗教授、巴代伉儷、文學台灣基金會同仁稍在校園散步。南臺灣的傍晚仍高溫溫暖，許多貴賓均第一次聆聽巴代作為作家的成長經驗，也深受作家堅韌開朗的生活情調所感動。

4/21

彭瑞金教授於高雄市揚帆主婦社主講「文學來自民間——台灣民間文學概述」



4/24

小說家巴代於屏東大學中文系主講「你可以有個作家夢？」



5/25

導演蔡銀娟於臺南市聖功女中主講「影片的32個臉孔——一段追夢的旅程」



6/11

詩人鄭燭明於高雄市三餘書店主講「詩、歷史與時代的抵抗」



第三場講座以聖功女中學生為對象，導演蔡銀娟分享她的創作歷程。蔡導原本是一位繪本作家，創作多年，出版有《我的32個臉孔》、《夏綠蒂的愛情習題》等。後來之所以會踏入編劇領域，主要是她的先生也是一位導演，兩人因此有了電影這種共同的藝術生涯。蔡銀娟因此介入劇本寫作、導演，也成為影片製作人。代表劇本有《候鳥來的季節》，導演的作品主要是《心靈三部曲》。這一系列的創作聚焦於家庭、親情議題，也同時連結了創作者對臺灣社會議題的關懷。

創作來自生活，蔡導分享她的創作之秘，與其成長經驗有關。她成長於南投，上大學後到臺北讀書，從此就留在臺北定居、就業，只有在年節的時候，才像候鳥一樣回到中部老家，這就是劇本《候鳥來的季節》的基調。第二部電影《心靈時鐘》，從手足之情轉到了親子之情，這個題材與親戚有關。由於臺灣的戲院觀眾，大部分觀看好萊塢片，國片的挑戰非常艱鉅。蔡導期盼未來能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願意進戲院看臺灣電影，讓臺灣的影視產業能有良性的發展機會，也才有可能透過影片來關懷與了解我們自己的故事。

第四場講座安排在高雄市的三餘書店。這家位於文化中心附近的獨立書店很特別，一樓是主要的書肆，二樓是咖啡座，三樓有寬敞的演講區，地

下室有攝影展。詩人鄭炯明在高雄的文友吳鐘熊醫師、劉秋雄醫師、蕭嘉文醫師、陳坤崙社長、余昭玟教授、詩人謝碧修、李昌憲、汪軍伉、鄭淑英女士等人都蒞場聆聽，講座溫馨。鄭炯明講述一段詩影響政治的經驗，1987年蔡有全與許曹德因為「台獨案」而遭到收押，擔任其辯護律師的陳水扁在審理庭答辯時以兩首現代詩作為結辯。在為政治犯辯論的法庭上朗誦現代詩是前所未見的事情，更令人關注的是怎樣的詩可以比慷慨激昂的辯論詞更具力量、更有說服力，而且讓人產生共鳴迴盪的感受？陳水扁吟誦的詩正是鄭炯明所寫的〈給獨裁者〉、〈蕃薯〉，皆收錄在《蕃薯之歌》這本詩集裡。

由於蒞臨的讀者多是文學的創作者與研究者，講臺上下有不錯的主題聚焦。余昭玟教授特地提問，詩人在政治環境那麼肅殺的氣氛下寫作，是否有遭受警告或迫害的經歷？鄭炯明分析當時的時空背景，當局的紅線是「讀書會」以及「從事政治活動」，文學則是一個較為模糊的地帶，不過作為詩人必然書寫所知所見，詩是他對時代的觀察與紀錄。

六月港都文學迴鄉活動留住了文學人相聚的情影，對自我、對人生，對他者、對時代，文學書寫不斷接棒，不斷演繹。☞